

# 情 獄 欽 案

清 末 四 大 奇 案 之 一

顧 靜 森 著

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



## 内 容 提 要

清代末年，知县之子刘子翰欲霸占身患重病的葛小大之妻毕秀姑（小白菜），毕秀姑却钟情于扬乃武，但两人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。刘子翰设计用蒙汗药麻昏了毕秀姑，趁机将其奸污。不久葛小大病故，刘子翰为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，诬告扬乃武与毕秀姑通奸谋命。此案经县、府、道逐经审理，定为死罪。扬乃武大姐扬秀英到刑部滚钉板告状胜诉，终于平反昭雪。毕秀姑万念俱灰，祝发为尼。

## 情 状 钦 案

——清末四大奇案之一

顾聆森 著

---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     （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）  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     河南郑州市新豫印刷厂印刷  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     8.75 印张 174 千字  
1983年12月第1版      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3000 册

---

ISBN7-5348-0072-2 / I. 35

定价：2.30元

## 目 录

- 第 一 章 杀回马葛小大疑奸 ..... ( 1 )
- 第 二 章 舅作媒杨乃武议亲 ..... ( 12 )
- 第 三 章 情二爷风雨辞秀妹 ..... ( 24 )
- 第 四 章 还罗帕小白菜送考 ..... ( 34 )
- 第 五 章 施恶计刘衙内迷奸 ..... ( 40 )
- 第 六 章 苦小大暴病弃世 ..... ( 51 )
- 第 七 章 眠柳阁刘子翰听计 ..... ( 63 )
- 第 八 章 葛家村刘知县开棺 ..... ( 75 )
- 第 九 章 动非刑余杭县逼供 ..... ( 86 )
- 第 十 章 盯航船刘锡彤诱杨 ..... ( 98 )
- 第 十 一 章 趁松累恶乡吏勒索 ..... ( 109 )
- 第 十 二 章 除功名杨乃武受刑 ..... ( 119 )
- 第 十 三 章 杭州府陈鲁夜审 ..... ( 129 )
- 第 十 四 章 刘锡彤打子求谋 ..... ( 142 )
- 第 十 五 章 爱仁堂章纶香枉法 ..... ( 152 )
- 第 十 六 章 胞姐娇妻双探监 ..... ( 163 )
- 第 十 七 章 杨巡抚密查会审 ..... ( 174 )
- 第 十 八 章 奉圣旨胡钦差理案 ..... ( 190 )

第十九章	申冤狱杨淑英进京 .....	( 200 )
第二十章	滚钉板女豪杰部告 .....	( 212 )
第二十一章	工心计太后召大臣 .....	( 225 )
第二十二章	设毒宴陈竹山灭口 .....	( 235 )
第二十三章	妄窜逃狼狽末路 .....	( 247 )
第二十四章	复开棺三法司结案 .....	( 254 )
第二十五章	还夙愿镜破空门 .....	( 270 )

# 新编历史小说

## 第一章 杀回马葛小大疑奸

树荫把清凉的月光筛碎，斑斑驳驳的洒了葛小大一身。他靠着树干，让一条腿撑着体重，另一条腿略略弯曲着，借以减轻些疼痛。他觉得近来左腿的“流火”又加重了，小腿红肿得和大腿一般的粗。豆腐坊老板为了照顾他，已不叫他磨豆腐，让他协助别人到邻乡几个村上收购黄豆去。然而，收购豆子就不走路、不用腿了么？这该死的病！他，还有家里的婆娘“小白菜”，都得靠着这条病腿的奔波，才能活下去！想起“小白菜”，葛小大的心象被什么沉重的东西猛烈地撞击了一下，引起一阵长久的哆嗦，他又禁不住把烧酒葫芦对着嘴巴，咕嘟咕嘟地灌了几大口。随即，便感到有一股热火在血管里燃起，又慢慢地通过每一个细胞的间隙，周流到他的全身，直至感觉到了发热的手指尖上的脉搏的跳动。突然的，又有一阵伤心和疲倦扫过了他，辛酸和剧烈的痛苦犹如黄连的苦味充满了他整个心灵。他眼前开始浮现出一张张唱着“羊肉烧白菜”山歌和讲着“羊吃白菜”故事的嘴，以及今天不合在磨房与歪脖子阿五呕气时，唾骂他找了头“羊”——杨乃武当“替工”时的那种阴阳怪气的神色。于是，更有一种加倍令人窒息而痛苦的东西重重迭迭地兜上

了心头，象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重夜色，又象那滔滔滚滚的无边海洋，从四面八方紧紧裹住了他。他不知道如何去摆脱这种黑暗、这种痛苦。他只下意识地摸了摸别在腰间的剪刀，裂帛似的大吼一声：今天，要么捉奸不成，捉到了，他起码得剪掉杨乃武半个耳朵，让他留着这么个记号，永世见不得人，这才解得这一口气！至于小白菜呢？他不禁攥紧两拳，却又蓦地反问了自己一句：揍她么？葛小大幽然长吁一声，返身一拳，猛砸在树干上，引起“沙沙”的一阵震动，摇乱了那斑驳的月光。

葛小大终于脚步蹒跚地离开了树荫的笼罩，迳入了余杭县城一条颇有点名气的街道：太炎街。远远地看见了自己的家门。那小楼的窗户中泛着淡黄的灯光。葛小大一阵收缩：她，不，他们，还没有睡么？于是，他思索着，是否等息了灯再进去？然而，他们竟或掌了灯睡呢？葛小大只觉得血在上涌，脸上感到了一阵烧灼。

“呼呼呼呼！”拳点象急雨般落在大门上。小大同时注视着窗内的一片灯光。在他以为，那摧人心破的叩门声，必然会引发楼上一片急剧的杂沓与惊呼，并在仓忙间去吹熄那灯豆！然而，不及所料，叩门过后，惨淡的灯光依旧平静地映照着窗户。

“我遇到了采花的老手哩！”他想。

“呼呼呼呼！”又一次急叩，把树上的栖鸦扑喇喇地惊飞了。

“谁呀？杀得来了么？”

是妹子葛三姑的声音。有人告诉他，杨乃武有的是钱，早把他的呆三姑买通了！

“我！”葛小大没好气地回答。

“是阿哥呀！怎么刚出去两天，就回来啦？”

三姑开了门，口气中分明带着诧异。因为葛小大在外乡采购黄豆，每月至多回家一二次。

“回来不得的么？”酒气直扑到三姑面上。

刚跨进门槛，楼梯上飘来了一个娇脆的声音：

“是官人么？”

葛小大仰起微醉的眼往楼梯上面望去，灯豆映照着一个姣好玲珑的身影。灯光在她身后的板壁上涂上了一层朦胧的黄色。小大不说话，一手搭在扶手上，一手帮着搬动沉重的大腿，拾级而上。踏进房门，就在门口桌边的杌子上坐定，轻轻地喘息着，同时又把眼光在床底下、橱角边滴溜溜乱转。

床上的被子依旧整齐地折叠着，褥单纹丝不乱。小白菜又坐回到床沿上，在一个扇袋上绣着花。

“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？”他嗫嚅地问，却又忍不住瞟了衣柜几眼。

“……”

葛小大站起来，踱了几步，装得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开了柜门。

小白菜蹙着眉，厌愤地瞥了他一眼。

葛小大的眼光落在茶几上，茶盏中还有喝剩的茶头，葛

小大和小白菜平时不喝茶，家里备着些茶叶，原是为着防备豆腐坊老板偶然来坐坐用的。葛小大只觉得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。

“有客来过了？”风暴和雷霆正在他胸中迅速蕴聚。

小白菜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什么时候来的？”有点声色俱厉。

“吃过夜饭以后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杨乃武。”

葛小大一怔，他必定以为小白菜支支吾吾不敢说出这个名字，谁料她竟然丝毫没有顾忌，可见他们的往来着实不浅。“羊肉白菜”，果然“一锅烧熟”的了！他后悔来迟了一步。本来男女幽会，并不一定要在半夜，傍晚乃至大白天都未尝不可以的，他怎么只想到了夜半！于是他感到了一阵猝然的眩晕，眼前又浮现了一张张讲“故事”的嘴，以及歪脖子阿五斜睨着屋梁的眼神，不禁怒不可遏起来！猛然过来，狠狠地抓着小白菜的胸脯。

“你好！……”他心里象塞了一把猪毛，却不知从哪一句骂起！

“你又灌足了黄尿不是？”小白菜毫不示弱，但是，她黑白分明的秀目中却已布满了屈辱的光。“你不是说灶屋间漏了要修吗？自己又修不起，我跟杨老太太说了，人家真正菩萨心肠，差了杨二爷先来看看，过两天就叫人来筑漏呢！”

“你骗谁？筑漏筑到楼上来啦？”



“那楼上不也漏着哪！”

葛小大不觉渐渐松了手。那杨家毕竟有恩于他。他租住着杨家的房子，欠了那么多房租，从来不逼讨；再说，家里常常揭不开锅，小白菜去借米借钱，杨老太太又总是有求必应的。那么，杨家的好心肠碰到自己的驴肝肺了？他沉吟半晌，就在另一只杌子上坐下，拔出了剪刀，就势闷闷地剪着那厚厚的油灰趾甲。

“但是，无风不起浪呢！”他斜乜了一眼小白菜，只见她双颊上一闪，两颗晶莹的泪珠滴在手中的扇袋上，又慢慢掏出手帕来，吸干了那泪水。

懊恼和内疚开始爬上葛小大的心头。小白菜的申辩他一大半相信了。她与杨乃武那些故事，其实几年前就在镇上传开了。当他母亲作主，把领养的女儿小白菜配给他的时候，他没有因为有如此大的艳福而庆幸，反而嫌她是个“破鞋”而拒绝过两次！直到新婚第一夜，才出乎意料地发现，她居然还是“原封货”！于是，他又惊又喜。当时，他也产生过同样的懊恼与内疚，因而很长时间中，他对她抱着深深的歉意。

葛小大此时不明白，回家时对小白菜那种愤然的心情，何以只经几句短短的战斗便化解开了去。他也似乎因此而并不太甘心，就不觉又挺了挺腰。而就在此时，蓦地在梳妆台的镜子里见到了一张枯瘠而憔悴过度的脸庞，惊得他连剪刀都不觉落到了地板上。这就是二十多岁的他么？分明是个久病的半老头！这刹那间，他甚至想到他或许不能久于人世

了。于是他颓然把两手遮掩了脸，始终不敢正面直视那明晃晃的镜子！

不必说，小白菜的艳名满城，而葛小大站起来还不及她高，以至镇上人都直呼他“葛大郎”、“三寸丁”，暗称小白菜是“毕金莲”。他贫、他病，甚至不能给自己美貌的婆娘以起码的温和饱。眼下，屋前屋后成日介有些油头小光棍围着转！如果小白菜果真水花杨性，他跟了谁去都不比自己强？或许是一些花花公子们因为占不到便宜，又出于眼热与嫉妒，才在背后嚼蛆的吧！至于人家杨家，是城里数得上的书香门第，有财有势。杨乃武亡妻待续，什么样的大家闺秀娶不得，而非要这不值钱的小白菜？想着，便有一种负疚的窒息抓紧了葛小大。他甚至开始谅解了婚后小白菜对自己的冷淡，后悔不该轻信了谣言和绝子绝孙阿五的胡言乱语！更不应该杀什么“回马枪”！如今，捉奸未成，妻子倒动了疑。他忽然想说几句解释的话，然而，经一番搜肠刮肚，却觅不出今天所以回家的半点理由来，于是，他咽了口唾沫，尽量缓和着口气说：

“算了，睡吧！”

“要睡，你睡好了！”小白菜横了他一眼，仍只顾着刺绣。“你以为靠你挣这么几个鹅眼，就养得活你老婆？你妹子了？要不是还有人让我绣个扇袋、荷包，一年不知有几个月喝西北风呢！”

葛小大倒憋了一口气。她说的是个事实。

“你也别生气了，要知道，我今天回来，也不是特意

的。”他说。

“管你呢！有本事就别出去，天天守在家里，守住了婆娘，好放心！”

为了表示自己认错，葛小大便坐到小白菜旁边来，一手夺过扇袋，装着笑容说：

“不要熬夜了，身体也要紧的。”

葛小大见扇袋上用金丝碧线绣着鸳鸯、荷花，禁不住赞叹起来：

“这样考究的扇袋！”

小白菜又抢在手里，只是不睬小大。拿来自己品赏着。渐渐的，那荷花、鸳鸯之间浮现出猫一般的一张脸来，对着她涎笑，她不禁皱起眉来。

“绣这么个扇袋，给多少哪？”丈夫问。

“一两！”

葛小大一怔：

“肯给一两？”

小白菜冷冷地“哼”了一声，继续穿针引线起来。那细长玲珑的手指在葛小大眼前晃动，小大惊奇地望着，奇怪结婚以来自己何以没有发现她有如此好看的手，她裸露在袖外的一节手臂，恰便似一段泡在虎跑泉中的削皮湖藕，雪白粉嫩！他忽然悟到，城里城外的人，包括自己，为什么不叫她的名字，“毕秀姑”，要叫她“小白菜”！他又顺着她的手臂向上去端详她的脸，他只感到一片细腻的白，而微红的双颊、淡青的细眉、乌黑的头发，无一处不十分标致！那半开的

双唇露出了白玉一般的牙齿，又不就象一朵正在开放的花吗？葛小大从来没有认真欣赏过什么，在他意识里，总认为粗茶壶与细瓷盆没什么两样，而普天下的女人也并没有不同：无非都是传宗接代的工具。而此时，他下意识地感到，世上还有一种什么力量，它可能使你不惜为它杀头、蹲监狱的！这股神奇的力量，此时激发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自觉的冲动，他情不自禁地用力抓住了小白菜那双纤细而柔若无骨的手，带着眼火，凝视着她。

“去去！”小白菜立起身来，企图挣脱他。

葛小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，把她擒拿在怀，让她仰躺在自己的大腿上，满脸的胡渣子狠狠地扎在她嫩扑扑的脸庞上。

“你作死啊！”小白菜挣扎叫喊着。

“小白菜！……心肝白菜！……你知道，我是猪，我不是人！……”

葛小大抬起头来，又扛了扛肩擦掉滚在面颊上的泪水，然后又俯下头去。

小白菜不再挣扎。自嫁给葛小大以后，她不过是他的一个简单的泄欲工具。还从来没有受到他如此炽烈的拥抱。于是，一种奇异的，不可名状的热流样的感觉被引动，开始在她体内周流。她索性闭起了眼，躺在丈夫怀里，等待他更热烈的亲吻。

就在这时，葛小大突然感到左腿一阵强烈的肿胀，火烧火燎的难以忍受，他抽出左手想去按摩一下，针刺般的剧痛

差点使他直跳起来。他哑着嘴，轻轻把小白菜扶起来，推在一旁。

“瘟男人！瘟男人！”小白菜骂着，拳头砸遍了葛小大的胸膛。

“喔哟哟，小白菜，我的腿疼得难受哩！”

“活该！”

好一会，葛小大才从突发的病疼中透过气来，他吃力地把腿搬上床，他因感到心神交疲而睡了下去。

“小白菜，睡吧，睡吧！”

“你挺你的尸好了！”

于是，葛小大先睡了，又很快发出了鼾声。

小白菜轻轻叹了口气。然而又蓦然感到了芳心的悸动。她便丝毫不加阻拦地让魁梧英俊的杨乃武的形象闯进自己的意念。但是，很快地又有一种可耻感伴随而来，并占领了她。她觉得一边贴近着丈夫，一边又去想另一个男人，未免过于荒唐、过于不正经。她使劲甩了甩头，想同时把所有的杂念甩去。然而无济于事，杨乃武的形象反而越来越清晰起来。她知道，他喜欢她！他所以亡妻不续，完全是出于一种期待，期待某种意外的突然发生，而终于能够娶她。他常常找些事由来家坐坐，当他们两人单独相处一起的时候，小白菜总有一种奇异的甜情蜜意的感觉。她曾多次觉得，杨乃武在自己面前常常有冲动，并且她不断体察到了，他因为不肯越礼而引起的那种强自克制的非凡的痛苦。自然，她在他面前也冲动过，她曾经想扑入他的怀中，拥抱他。然而，她又

唯恐自己的行为亵渎了这位熟读圣贤之书的秀才。因此，每当这种冲动发动的时候，她也同样不得不接受那克制的熬煎！……

葛小大在睡梦中忽然痉挛了一下，又说了几句含糊的、带着愤懑的呓语。小白菜立时一惊，引起脸上一阵烘烧，便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意识开始压迫她。而那些纷乱的杂念，也就在一瞬间消退殆尽了。

葛小大忽然醒来了。他伸手拉了拉小白菜的衣角，异常温和地说：

“小白菜，我刚才觉得你有点寒热呢！”

“你才知道！又不是一天、二天了！”

“找个郎中瞧瞧吧？”

“钱呢？伙食也是东借西凑的。”

“要不，请隔壁杨乃武来？”

小白菜眼睛一亮，但马上又蹙起眉尖，责问丈夫：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——”

她很想再说几句刺耳的话，但她又想到自己心中毕竟藏着一个丈夫并不知晓的秘密，终于又缄口默然了。

“杨乃武虽不是挂名郎中，”葛小大真诚地接着说：

“看病还是有两手的。我上回打摆子，不是他看好的吗？再说，他看病不要钱，抓的药也记在他的折子上，从来不讨。”

“喔，人家还有这么一丁点好处？”

小白菜觉得自己与杨乃武都是清白的。她并没有对不起丈夫的地方，于是口气中不免又带有些许怨艾。

“我葛小大活这么大，难道好歹还不懂？有些人专门拆烂污，只管背后嚼他的蛆，我也是知道的。你的男人不是一听风就是雨的，是不是？”

小白菜撇了撇嘴。

“准定这样，明朝还有寒热，我就叫妹子三姑去请他吧！”

小白菜蓦地长叹了一口气。心想，老古话一点不错，真是：穿破郎君十条裙，不知男人一颗心！

## 第二章 舅作媒杨乃武议亲

杨乃武推开窗子，秋风夹带着桂花的幽香送进书房，他不禁深深吸了口气。临窗的墙角有一些剔透的太湖石，点缀着这宽绰的天井。假湖畔一大围斑竹，茂密的枝叶正在风中摇曳，使得整个书房从而都掩映在一片安谧的绿光之中。

为应付乡试而自拟的若干题目，还做剩最后一个。杨乃武坐到写字台前，展纸磨墨、蘸饱了笔，准备破题立论。然而，他觉得自己的思绪象一匹难以制约的野马，总爱漫无边际的狂奔乱驰。他曾竭力说服自己，让种种理由织造成许多缰绳去控制它，但却都必定要遭到种种相反的理由幻变的无数利刃的阻挠。上房传来了母亲和舅舅姚贤瑞的一阵笑声，方使他受惊般地从思绪的抗战中挣脱。回神看着面前的稿笺时，蓦地一怔：满纸写的是“小白菜”的芳名：毕秀姑。他赶紧把纸撕碎，扔进纸篓中，然后轻轻舒了口气：

“看来，今天非再找个理由，去看她一次！”

他站起身来，在室内从容踱蹀。一边又扳着指头计算着进省应试的日期：已经十分临近了。他觉得有许多话必须在离家前与小白菜讲，而这些话，昨天虽有机会见面，却又没有来得及讲透。于是他开始思索一个再次进出葛门的理由。



这个理由，首先要让葛三姑相信，他会见她的嫂子是为着一件堂而皇之的正经事。使他惊愕的是，好半个时辰过去了。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用来哄骗十五六岁小姑娘的上门借口。他苦笑了一下，烦躁地望着笔砚，又想到文章还得加紧，这样乡试才更有把握！然而，他又并不愿意马上坐下来。他明白：找不到天衣无缝的理由，他思绪的劣马，便更无法驾驭、约束。

正当这时，门上响起了轻轻的弹指声。这熟悉的声音，使他脑际一切杂念烟消云散，而异乎寻常地清醒起来。同时心里又漾起了一缕缕暖意。他拉开了门，他的姐姐杨淑英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外。

“大姐，请进来吧！”

“在用功读书哪？”

杨乃武微红着脸，“嗯”了一声，让淑英在藤椅上坐了。杨淑英虽已步入中年，但依旧未失风韵。你或许指不出她的五官、肤色有怎样突出的秀丽，然而，在它们匀称的组合中，却明白透露着一种赏心悦目的、和谐的、甚至带有一丝男性刚毅的美。杨乃武静静地注视着姐姐，忽然引起了些许伤感。当他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，就由姐姐带领。淑英溺爱弟弟，他稍大时，宁可不叫下人，也要自己怀抱背负。直到乃武懂事以后，还和姐姐睡在一起，并由姐姐给他启蒙识字。淑英出嫁的时候，少年的杨乃武不知哭过几回。他一日三遍，暗祝她福运齐天。然而，姐姐偏偏命犯孤鸾，婚后不几年，姐夫病故。于是淑英年青守寡，虽不愿再嫁，却又不